

王占君 著



4

山东文艺出版社

女 匪 情 恨

王占君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激光排版

山东省昌乐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75印张 1插页 4幅图 152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5329-0195-5/I·169

定价:2.78元

内 容 提 要

世道多舛，红颜薄命。马戏团的女班主洪亚仙，只因貌美而遭到强人的暗算。她在劫难中连遭奸污，屡历风险，出虎口又陷狼窝……

洪亚仙为活命为复仇，被逼为匪。她披红装乘烈马，出没山林驰骋大漠，贺号“红仙女”。然而，她还是人，良知并没有泯灭，她想隐居改恶从善。哪知她的善心受到齐黑心的欺骗，为同她争夺军事秘密，齐黑心射杀了她的恋人和面首，情仇深似海。红仙女以生命保护了熟知军事秘密的“三残”，终于等到了我侦察员“双枪剑客”的到来。

作者是全国知名的通俗小说家，他以生花的妙笔写出了这一传奇故事：人与匪共处，爱与恨交织，那不尽的同情和哀怨，令人情牵……



王占君和他的夫人刘昆舫

王占君同志，194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辽宁分会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理事，辽宁省阜新市文联副主席，辽宁省劳动模范，著名通俗文学作家。1975年下肢瘫痪后，致力于中长篇小说创作，已出版长篇小说《白衣侠女》、《东藏魔影》、《保安司令》、《大漠恩仇》、《义勇忠魂》、《苍山碧血》、《绿林俊杰》等十几部，其中《白衣侠女》获辽宁省人民政府优秀文艺作品奖，被誉为“高产的章回小说家”。

目 录

- 第一回
扎兰庄卖艺遭横祸 贝勒营受骗险失身…………… (1)
- 第二回
忙逃离墓地逢矮鬼 暂投奔周宅遇善人…………… (16)
- 第三回
武师登门用心难辨 太太敬酒奥妙无边…………… (32)
- 第四回
伏凶僧梵寺护弱女 憎老财密林匿娇娥…………… (46)
- 第五回
游爱海又虑风波险 系情丝怎知镜花缘…………… (62)
- 第六回
陷大漠古庙战五虎 困瀚海地室擒矮魔…………… (78)
- 第七回
除仇敌暗投断肠散 做匪首贺号红仙女…………… (92)
- 第八回
虎穴卖瓜几多凶险 村口偷袭无限艰难…………… (109)
- 第九回
红仙女县城除悍妇 马戏班山野人迷津…………… (123)
- 第十回
逞兽行火烧大佛殿 战群匪血染菩提林…………… (136)
- 第十一回
憎女匪违心权亲近 疑共军图谋试伪装…………… (150)

第十二回

拜花堂柔情欲解怨 入洞房旧爱难重温…………… (166)

第十三回

续旧情一枪断红线 萌新爱赛马动春心…………… (181)

第十四回

困魔掌义服红仙女 屠炮手遇艳贝勒营…………… (199)

第十五回

厌黑心女匪锁芳心 图绝色齐贼设奸计…………… (212)

第十六回

烧花厅周老财丧命 遁大漠黑衣人跟踪…………… (227)

第十七回

一念之差引狼入室 连环毒计三命归阴…………… (242)

第十八回

机关算尽鸢飞蝶去 大梦方醒香消玉殒…………… (258)

第 一 回

扎兰庄卖艺遭横祸

贝勒营受骗险失身

堆玉铺银的皑皑积雪，象洁白柔软的硕大棉毡，覆盖着贫瘠的辽西山川。地处科尔沁沙漠南缘的扎兰庄，仿佛被雪压得直不起腰来。千百间摇摇欲坠的茅舍，越发显得低矮破烂。只有村头那座古老、残破的大悲阁，倒驴不倒架，强撑着殿角、重檐，鹤立鸡群般地坐立在山坡上，形同一个怀抱，阻挡住了西来的山风，使山门前的广场显得分外暖和，村里的老人、孩子常在这里晒太阳，于是这里便自然形成人们聚汇的中心。如今，从河北省来的“红仙女”马戏班正在开场子表演。

这是1946年的初春。天气虽然还很寒冷，可是听到锣鼓声的人们还是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演出，偏僻的山村难得有几回儿热闹，尽管人们衣着单薄，竟没有离场的，他们都被精彩的节目吸引住了。

清脆悦耳的锣鼓声中，只见场子里一匹白马正在飞快地兜圈子。这匹马滚瓜溜圆，膘肥体壮，从头至蹄如雪似玉，并无一丝杂毛，不愧被称做“玉狮子”。但见马背之上，头朝下倒立着一个青年，他穿一身白细布裤褂，足登软帮白布鞋，在奔跑的马背上拿大顶。他双手全都撒开，身体就如同生长在马上的一根玉柱，笔杆标直，不摇不晃，几乎与马浑然一体，可见真功夫到家。他就是这马戏班的男主演，名叫白雪峰，这年二十八岁。因为他常年身着白色服装，又骑乘“玉狮子”表演，奔驰起来快似疾风闪电，故得艺名“白旋风”。

白旋风的表演变幻莫测，令人惊叹不已。顷刻之间，他的右脚掌上蹬上一根丈二长的竹杆，竹杆顶端稳坐一位青年女子。只见水红色的绣花绸衣，紧扣着她那健美丰满的身躯，鹅蛋形的漫圆脸上，端的是眸明齿皓，腮嫩唇鲜。乌油油的秀发在顶心高挽，紧勒着一方粉帕，那时隐时现的一双笑窝，使她的媚色更添。下面，玉狮子亮起四蹄圆场急驰，面她在拳头粗细的竹杆上，就象坐在客厅的太师椅里一样安闲。西斜的金阳，把灿烂的落辉撒满她周身，这位二十二岁的女班主洪亚仙，俯视无垠的雪原，背衬明艳的蓝天，恰似一朵怒放的红莲。围观的人们完全被这动人心魄的画面陶醉了，竟忘记了严寒，忘记了一切。

突然，那竹杆猛地往上一颠，洪亚仙的身体立刻脱离了竹杆，人们不由“呀”地惊叫一声，全都为她捏了一把汗。然而，洪亚仙一个漂亮的空翻，又稳稳地单足站在竹杆顶上。原来，是倒立的白旋风将竹杆由右脚弹到了左脚，同时一拍马的肚腹，使玉狮子嘎然停蹄，就象突然变成化石般地钉在地上。这是他们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一着绝技，使观众在一场虚惊中又得到了美的享受。

白旋风用手轻轻一拍马头，玉狮子又驯服地奔跑起来。竹杆顶上的洪亚仙，做了个“金鸡独立”，接着又来了个“飞燕展翅”，风运绸衣，“刘海”飘逸，越发显得姿态优美潇洒。在围观者起伏此起的喝彩声中，洪亚仙又将一支金镖拈在手里，看准“大悲阁”匾额上的“悲”字抖手打去，不偏不斜正钉在中间。转过来又接连打出第二支、第三支，只见三支金镖紧靠在一起，几乎是钉在同一点上，全场雷鸣般地爆发出一个“好”字。有人等不及收钱，竟急不可耐地把硬币纷纷抛进场里。洪亚仙见头一炮打响，心中欢喜，决定接下来表演拿手绝技——

“镖打飞鸽”。

这时，南面的观众中有两个人正在交头接耳地嘀咕着什么。他们模样相似，都长得肥头大耳，全是普通农民打扮。其实他们是这一带有名的土匪，年岁稍大些的叫郑四虎，另一个是他弟弟郑五虎。

郑五虎用胳膊肘一撞郑四虎，淌着口水小声说：“四哥，这小娘们真长绝了！”

郑四虎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你想摘花？”

“先调理调理他们，煞一煞锐气。”郑五虎趴在郑四虎耳朵上，越说声音越低。郑四虎听着不住点头。郑五虎说完，蹲下去捧把雪攥了个雪团。

他们这奇怪的举动，引起了东面人群中一个人的注意。这人年约二十六七，猎人打扮，他略一思忖，也蹲下身去攥了一个雪团。这时，马戏班的演员将一只鸽子放起，飞在空中；白旋风座下的玉狮子奋蹄急驰；竹杆顶上的洪亚仙瞥一眼飞鸽，一抖手，金镖象支利箭飞出，正钉在鸽子的前胸。鸽子紧扑棱几下双翅，一头栽落下来。全场又爆发出一阵喝彩声。

郑五虎撇嘴说了句：“我让你美！”看准白旋风头部，将手中雪团狠狠打去。白旋风全神贯注于表演，毫无防备，真要被击中，就难免翻身落马，洪亚仙从高处跌下，也非死即伤。雪团飞至白旋风面门仅距一尺，他突然惊觉，但欲待躲避，已来不及。然而就在这时，斜刺里又一雪团飞至，两个雪团撞个正着，同时粉碎落地。

下边这一幕，竹杆顶上的洪亚仙看得真切，已知有人要搅场，便纵身飘落在马背上，然后又一跃落地。与此同时，白旋风也已绰手握住竹杆，翻身落地站稳，双手抱拳就是一个罗圈揖：“在下怠慢了哪位壮士，烦请出来见礼。”

郑五虎没有理睬白旋风，他伸手指定那个猎人，叫道：“何处蹦来的野种，竟敢坏我的好事！”

猎人并非软弱之辈，挺身走出人丛：“尔有何仗持，暗下黑手伤人，且又口出不逊，是何道理？！”

“老子就仗这个。”郑五虎一个虎跳跃出，八磅铁锤似的大拳头，狠狠地向猎人心窝杵去。

猎人并不躲闪，郑五虎拳头杵到，如同撞中一堵铜墙铁壁。猎人纹丝未动，郑五虎却被反弹出四五步远，由于用力过猛，收脚不住跌了个后仰。郑五虎一向为非作歹，哪受过这个气，他怪叫一声，二番又扑过去，拳脚俱上，向猎人发起猛攻。猎人稳稳站定，只用一只手就将郑五虎所有致命进招一一化解。郑五虎尽管气得暴跳如雷，但始终对猎人奈何不得。

旁观的郑四虎，看出猎人武功高强，便悄悄绕到猎人身后，高举手中木棒，向猎人头部狠狠砸下。白旋风见猎人浑然不知，急忙大叫：“当心！有人暗算。”猎人理也没理，眼见得木棒重重击在头顶，只听“咔”地一声响，木棒断为两截，郑四虎双臂发麻，虎口几乎震裂。二匪情知不是对手，急忙跳出，混在四散的观众中撒腿就跑。

洪亚仙、白旋风双双上前向猎人致谢：“壮士侠肝义胆，惩治了恶人，我等万分感激！”

“二位过奖了，实不敢当。”猎人关切地说，“这里土匪如毛，适才那两个闹事者难保不是匪徒，你们当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以防不测。”言罢，便跨上马，拱手作别而去。

洪亚仙、白旋风后悔未曾问得猎人的姓名，四望围观百姓早已散尽。白旋风想起猎人的嘱咐，对洪亚仙说：“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收拾一下离开此处吧。”

洪亚仙望望天色，红日业已衔山：“表哥，眼看日落天黑，

路上更不安全，此地庙里无人，莫如在这宿夜，明日再行或许无事。”

白旋风想想也对，就未再坚持。于是马戏班十几个人便进入大悲阁休息。

有人喂马，有人做晚饭，洪亚仙只身在神像后正要更衣，白旋风无声地跟过来。洪亚仙急忙掩上衣襟，脸也羞红了，忙问：“表哥，你有事？”

“亚仙，我不是有意的，什么也没看见。”白旋风窘得满脸发红，低头伸手亮出一物：“你看。”

“金杯！”洪亚仙虽然早有预料，但还是颇为惊讶。这只金杯，是洪家的传家之宝，父亲早就明白地告诉她，要用金杯为她择婿。

白旋风不敢直视洪亚仙：“表妹，这金杯是舅父适才交与我的，让我同你商量，商量……”

洪亚仙的父亲本来躲在后面，见白旋风吞吞吐吐不敢直言，急得亲自走过来，和霭地说：“亚仙，你们的婚事该办了。”

闻此言，洪亚仙满面绯红：“爹，您说些什么呀。”

“女大当嫁，千古此理，用不着害羞。我看得出你与你表哥彼此早已有意，如今年龄都不算小了，早早成婚，也了却为父的一桩心事。”

洪亚仙对这门婚姻是早就同意了。表哥老家是辽西，他自幼父母双亡，寄养洪家，两人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又一同随父学艺，可称形影不离，她当然别无选择。但她还不好意思立刻答应，便说：“女儿想，一旦成婚，便可能给演出带来不便，所以，是否再推迟个三年五载。”

白旋风的心马上又凉了半截。

“早晚要成婚，总不能拖到白头。”洪父已经拿定主意，“现

在就开始筹办，等到春暖花开，就给你们完婚。”

洪亚仙不再言语，分明是默认了。白旋风喜不自胜，掉头快步离开，不料竟和烧饭的伙计撞个满怀。不待白旋风发问，伙计便惊慌失措地说：“不好，土匪来了！”

“啊！”白旋风和洪亚仙都一愣神，随即飞跑到大悲阁门前，发现数十名土匪跨马横枪已一拥来到近前。这伙土匪乃是本地最大的股匪，聚齐时将近三百人，匪首名唤齐墨林，外号齐黑心，满脸全是伤疤，面目狰狞可怖。郑家兄弟五人是他手下的小头目，号称五虎将。如今就是郑四虎和郑五虎将齐匪马队引来。

白旋风情知不好，低声嘱咐洪亚仙：“表妹，你快和舅父从后窗杀出，前面由我领大家与匪徒周旋。”

“不行！”洪亚仙断然拒绝，“我是班主，怎能在危急时刻自顾逃身。”

外面，郑五虎放开喉咙叫喊：“快把穿红衣的小娘们交出来，以免玉石俱焚！”

白旋风心中清楚，同土匪无道理可讲，眼前的形势只有一死相拼了。他再次催促洪亚仙：“快领舅父出后窗脱身。”自己则挺身走出殿门。马戏班其他成员不约而同地随后走出，将白旋风团团围在中间。

匪首齐墨林不见有红衣女子出来，不悦地问郑四虎：“你说的小娘们呢？”

郑四虎拔枪在手：“红衣女子站出来，否则休怪我枪下无情。”

“我们的班主早已离开此地，进城去了，各位今生休想了！”白旋风有意打断匪徒的念头。

齐墨林难怪人称齐黑心，他的疤拉脸抽搐了几下，恶狠狠

地道：“这些扎手货留着没用，打发了！”

匪首一声令下，众匪徒乱枪齐发。可怜马戏班子众人，转眼之间饮弹倒在血泊之中，只有白旋风由于身在众人之内，又及时俯卧才侥幸未曾中弹。门内的洪亚仙目睹如此惨景，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她一扬手，五支金镖成扇面状飞出，五个上匪中镖或死或伤。亚仙父女纵身跃出，手中各执刀剑，呐喊着扑向敌群。怎奈是寡难敌众，洪父刚把刀捅进一个土匪腹内，就被郑五虎一枪打中。洪亚仙眼见父亲中弹，身子一歪向后仰倒，急上前想扶住。她的双手刚刚伸出，只听得背后一声风响，未及抽身，头部“轰”的一声遭到猛烈的一击，双腿瘫软倒在地上。

听到亚仙父女杀出，刚想跃起同土匪拼个你死我活的白旋风，瞥见红衣一闪，亚仙父女都被打倒，顿时肝肠寸断五内如焚：好端端的一个马戏班，顷刻之间横遭大祸，如今只剩孤身一人，生而何为？只有一死相拼才对得起全班人马，为舅父和表妹亚仙，为马戏班报仇雪恨！白旋风打定了先杀仇敌再救亲人的主意，趁着一帮土匪正围在亚仙父女身旁察看死活的工夫，悄悄爬出尸堆溜到了玉狮子身边。他躲在马旁偷偷解开缰绳，突然一跃飞身上马，破开喉咙，天崩地裂般地“哇呀呀”大叫一声，拔出钢刀便向齐墨林匪群杀来。正围观议论的齐墨林和众匪徒们都被这声音断喝惊呆了。措手不及的匪徒哪里是白旋风的手，怎能抵挡白旋风精湛的马术和高强的武功。只见寒光飞闪，众匪徒被削高粱般地扫倒了一片，余生的只顾狼奔豕突四散逃命。齐墨林也被这突然的袭击给惊住了。他见到一道白光似闪电划空而过，待他清醒，才发觉是白旋风骑着玉狮子蹿箭矢一般射来。“开枪，快开枪！”齐墨林狂叫着，甩手出枪，扣住扳机打出了一梭子子弹……

杀红了眼的白旋风，刚想拨调马头再杀进重围解救亚仙父女，只觉得上身一热，全身发软，不由自主地伏在了马背上，他中弹了，鲜血立刻把背部染红，钢刀也掉落在了地上。半昏迷中的白旋风喃喃地重复着：“我不能死，我要把亚仙救出来……”但不多时他就失去了知觉。

玉狮子训练有素，很通人性，它感到主人软绵绵地伏在身上，便沿着山间小路平稳地飞驰而去。

郑大虎和郑二虎在马上追了一程，看看追不上了，心里又想着洪亚仙，就不再追赶，调转马头又赶了回来。刚到大悲阁前，二郑便觉得气氛不对，定睛细看，却是三个弟弟三虎、四虎、五虎同几名亲信正与齐墨林对峙。双方枪口相向，手指扣着扳机，互相逼视，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郑大虎、郑二虎唯恐双方火并，弟弟人少吃亏，便飞马插在两伙人中间：“都是自家人，这是从何说起？”

郑五虎抢先告状：“大哥，齐黑心他不够意思，来时事先说好，红衣小娘们归我，下余所有马匹、财物我们分文不取，可他言而无信，竟想独吞。”

郑大虎向齐墨林发问：“大哥，果真如此？”

齐墨林紧绷着脸：“在我手下干，就得听我的。”

“你！”郑五虎使劲一勒马缰绳，叫道：“五爷我们不伺候你了。”说完拨马便走。

“请便。”齐墨林虽然急于扩充实力，但早已感到郑家五虎难以驾驭，此时更觉得他们离开倒是好事。

郑大虎见四个弟弟领人扬长而去，对齐墨林抱拳施礼：“大哥，我这几个弟弟不懂事，气头上难免有所冲撞，待过一段时间，我一定劝他们再来麾下效力。”

“我这里来去自由，后会有期。”齐墨林故意装出大度，在

马上还了一礼。

郑大虎拨马去赶弟弟，这时齐墨林的亲信石柱建议：“大哥，郑家五虎尚在射程之内，何不乱枪齐发结果了这些负义之徒，以绝后患？”

齐墨林深知郑家五虎心黑手齐，一旦打虎不着，自己必然要遭受损失，所以不敢轻易下手。但他口中却说：“不可，大丈夫闯荡江湖，当有容人之量，岂可暗下毒手。”

石柱忙表示赞同：“大哥说得是，小弟愚昧无知。”

齐墨林见郑家五虎一伙走远望不见了，下马进屋直到洪亚仙近前。洪父中弹身亡，被打昏的亚仙被匪徒抬进屋内，仍处于昏迷中。齐墨林见洪亚仙犹如海棠春睡，贵妃醉酒，果然千娇百媚，心想，要不是为了博个锦绣前程，以光耀门第，如此绝色女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舍出去。他强忍下兽欲，吩咐手下用马驮上洪亚仙，带队向五里外的贝勒营奔去。

当洪亚仙从昏迷中醒来时，她才发觉自己被关在一间有不少家具的房屋中，她猜不透这是什么地方，更不知土匪要如何对待她，是杀？还是……

门外传来脚步声，很快进来两个人。前面的四十岁左右，个头不高，长得肉乎乎的。头戴褐色毡帽，放下了两个兔毛护耳，身穿青缎面羊皮袍，外罩团花马褂，脚登一双二寸厚底白色毡疙瘩。后面跟着一个青年，约二十岁左右，长得清秀，透着机灵，身背带皮套的盒子炮。他先说话了：“姑娘，我们东家来看你。”

东家含笑上前：“姑娘，你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家中还有什么人？”

亚仙怒吼道：“强盗！你们杀人放火，把我抢来，难道就没有王法吗！”

“姑娘，你误会了，是我救了你，可不该这样对待恩人。”东家依然笑容满面。

亚仙看看他的穿戴：“鬼才相信你的话。”

“姑娘，听我告诉你，”那人斜身坐在炕沿上，“昨晚一伙土匪抢你路过此处，说是要你做压寨夫人。我看你这样年轻，进了匪窝还有好吗？就花了一百块大洋把你赎下了。”

亚仙听后半信半疑。东家似乎看出了她的心事，用手一指身边的随从：“不信，你问铁栓。”

铁栓脸上竟无表情地说：“我们东家一向积德行善，是天的好人。”

亚仙便有七分相信：“你们，想把我怎么办？”

“当然是送你回家了。”东家又关切地问，“告诉我，你家在哪儿？”

“家？家！”亚仙掩面痛哭起来。

东家爱抚地轻拍着亚仙的肩头：“别哭，有什么难处只管对我说，我这人最见不得眼相。你一哭，我心里怪不好受的。”

亚仙扬起挂满泪珠的脸，抽抽噎噎地说：“我的亲人，全被土匪杀了，马戏班完了，我已无家可归了。”

“是这样，家破人亡举目无亲，这也太可怜了。”东家叹口气，“孩子，今后你想怎么办？”

：“我现在走投无路，不知如何是好。”

东家思忖一下，说：“常言说，救人救到底。你既然无处可去，若不嫌弃，就留在这里吧。”

亚仙似落水之人遇到救命船，急忙下地扑通跪倒：“若蒙恩人收留，情愿充做仆役。”

“快快起来，”东家伸手搀扶，“你虽是卖艺之人，但相貌不俗，将来必能出人头地，怎能以使女相待？我膝下无女，欲将

你收为义女，你看如何？”

亚仙原本聪明，听此言，急忙再次跪倒：“干爹在上，受女儿一拜。”

东家喜得脸上笑开了花：“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一旁的铁栓，嘴角显现出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冷笑。

接着彼此通了姓名，亚仙才知干爹名叫吴大发。

这时，吴大发象突然想起什么大事，一本正经地说：“铁栓，快把饭篮子拿过来，我女儿一定早就饿了。”

铁栓从门口提过饭篮子，吴大发接过亲手送到亚仙面前：“快吃吧，烙饼豆腐汤，还冒热气呢。”

亚仙早就饿急了，也没有多想，拿起油饼就咬了一口。这时，她发现铁栓冲她直眯眼睛，但不知是何用意。没等亚仙细想，吴大发就回身对铁栓说：“亚仙这有我照应，你回房去吧。”

铁栓答应一声，只好出去，走不多远，又轻手轻脚地返回，从窗纸破洞向房内窥视。但见亚仙风卷残云，很快把饭菜吃尽。吴大发凑近些笑着问：“怎么样，够不？”

“干爹，饱了。”亚仙微微皱起眉头，说：“就是觉着有些头晕。”

吴大发笑得双眼眯成一条缝：“不要紧，你是昨夜太劳累了。”

眼见得亚仙上下眼皮直打架，就要昏睡过去，外面的铁栓万分焦急：“难道就听凭东家的阴谋得逞吗？不能，亚仙太年轻了。”他抽身便走，一口气跑到吴大发老婆的卧室。

太太正躺在被窝里，见有人进屋刚要发火，一看是铁栓，两只肉泡眼立刻一亮，赶紧抬起猪头似的肥脑袋：“小没良心的，你还知道来找老娘？”

“太太，我……”铁栓盘算着如何开口。